

柏杨书

台湾 柏杨著

高山滚鼓集

西窗随笔

①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九三·北京

西窗随笔 ① 高山滚鼓集

台湾 柏杨著

(京)新登字191号

书名	《高山滚鼓集》(西窗随笔之一)
作者	台湾 柏杨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
规格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125印张 107千字
版次	1993年6月第一版
印次	1993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书号	ISBN7-5057-0638-1/I·261
定价	4.20元

、 编者的话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的杂文极富特色，谈古论今、嬉笑怒骂、真挚率性、幽默横生，颇受读者亲睐。不仅在台湾以多种版本一版再版，在大陆出版的仅仅一本关于“中国酱缸文化”的小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也曾轰动一时，多次重印。近年来，台湾跃升文化事业公司将柏杨的杂文重新整理出版，推出了《西窗随笔》和《倚梦闲话》两大杂文系列。我公司有幸获得这两套书的大陆出版权，使大陆读者有机会完整地读到柏杨先生历练人生的真知灼见。

编辑过程中，考虑到国情及大陆读者阅读习惯，在不损原意的前提下，征得作者同意，对书中个别字句作了删除。对文中出现的台湾当局的一些组织名称和职务名称，如“中国民航局”、“立法院”、“立法委员”、“局长”、“部长”、“大使”等，以及“中国”、“国家”（即指台湾当局所谓“中华民国”）的提法，为保持作品完整和阅读顺畅，未一一加注或作其它技术处理。此类文字不代表出版者立场，敬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编 者

1993年2月

134, 130, 6



柏杨 台湾著名作家。著有《中国人史纲》《帝王之死》、《皇后之死》，并译著《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西窗随笔》、《倚梦闲话》为其两大杂文系列，文风率真、幽默，既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又有人生历练的睿智。

前 言

老头跟年轻人最大的不同是，每一个老头都有说不完的往事，堪供回忆。柏杨先生老矣，前途有限，只剩下回忆无穷。想当年一九六〇年代，我老人家手提巨笔，叱咤风云，固一世之雄也，忽然咕咚一声，没啦；使人兴起“而今安在哉”之叹。自一九七七年，驾返台北，穷极无聊，把昔日刊有敝大作的旧报纸旧杂志找出一些，剪剪贴贴，一面动手，一面动眼。咦，虽是一九六〇年代之文，而于一九八〇年代读之，仍觉字字珠玑，虎虎生风，不禁拍案叫绝，啧啧称赞，称赞到得意之处，唾沫横飞，声震屋瓦。老妻惊曰：“老头，谁的文章，这般高强？”呜呼，谁的文章？当然是柏老的文章，我是何等角色，顺应时代潮流，岂有说别人好话之理。阿巴桑头脑不清，殊堪悯也。

柏杨先生文章既如此之好，兼如此之妙，非我一人之言，乃天下人的公言也（说此话时，气不发喘，面不色改，货真价实的窝里捧嘴脸）。不敢自秘，整理印出，以供读者老爷拜读——其实贵阁下拜读不拜读没啥关系，柏老学问，博大

精深，贵阁下即令拜读，也未必拜读得懂。只要猛掏银子，狠狠地买上一册，你就伟大定啦，幸勿自误。

柏 杨

一九八〇年代黄道吉日于台北柏杨居

序

一九六三年夏历五月，柏杨先生正在前途茫茫，愁眉苦脸，漫画家牛哥先生忽然驾临，以手俯我御背，告曰：“老头，我最近帮朋友的忙，接编《台北公论报》副刊，看你着实可怜，特来提拔，可每天写五百字，以免阁下沦于饿殍。”我曰：“杀人杀死，救人救活，要写每天就写一千字，五百字能有几文钱哉？”他慨然应允，当时心中大喜，就要请他吃香片热茶，他已大汗淋漓啦，既然无福消受，只好狼狈辞去。从此柏杨先生就写了起来，并定名为《西窗随笔》，夫西窗者，有异于东窗南窗北窗之窗也，每天一篇，颇为起劲。有时候老病复发，交不了卷，牛夫人冯娜妮女士和他们的大女儿李吉小姐，不忍我丧失稿费，就从柏杨先生别的大作上抄下一篇，以填充之。呜呼，这年头每个编辑老爷都视地盘为老命，你要想发表一篇文章，等于挖他的祖坟，难得这么好的年轻人，如此敬老尊贤，感激之余，扬言上吊以报。

本集名《高山滚鼓集》，收集的是一九六三年六月、七月、八月——三个月间在该报发表的大作。所以如此定名，

盖有人说高山滚鼓发出的声音为“不通”“不通”。夫柏杨先生的文章岂有不通之理，所以用之，不过表示自谦，非真的不通也。唯恐读者先生天资钝鲁，发生误会，特此隆重说明。

是为序。

柏 杨

一九六三·九·于台北柏府

目 录

编者的话	(1)
前言	(1)
序	(3)
病来如山倒	(1)
四大类	(5)
要命与受罪	(9)
专门学问	(13)
没有细菌的病	(17)
宇宙锋	(21)
探病学	(25)
恶客	(29)
精神训话	(33)
千篇一律	(37)
有答复的义务	(41)
医生分类	(45)

历代古医	(49)
庸医	(53)
一顿臭揍	(57)
治恶医妙法	(61)
杀头更妙	(65)
鸦鸦乌	(69)
酒的诱惑	(73)
酒浓情浓	(77)
惊险绝伦	(81)
最为惨烈	(85)
另外三类	(89)
凶驴葬	(93)
酒品	(97)
由饮到吃	(102)
中国菜	(105)
碰而知之	(109)
外国月亮圆	(113)
烧一次又一次	(117)
新三从新四德	(121)
画虎不成反类鳖	(127)
拼命地吃	(131)

驼峰猴脑	(135)
啥都能吃	(139)
大蒜万岁	(143)
昭然若揭	(147)
没啥可吃	(151)

病来如山倒

据说从前有这么一个故事，张飞先生天生莽汉，天不怕地不怕，死更不怕，除了对老大哥刘备先生外，一生目中无人。有一天跟诸葛亮先生摆龙门阵，吹起来他的英勇，诸葛亮先生曰：“请君口下留情，有一件东西，包管你怕。”张飞先生曰：“你说的啥屁话，俺老张天生异禀，头掉了不过拳大的疤。”诸葛亮先生也不和他抬杠，就在手上写了一个字。叫曰：“迷死脱张，请看。”张飞先生一看，吓得面无人色，盖军师爷写的是一个——“病”字也。

呜呼，铁打的身子都挡不住病，再大无畏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在“病”前都得屈膝。古人形容英雄好汉那股狠劲，曰“视死如归”，真是妙极，当初发明这句成语的朋友，他至少跟柏杨先生一样聪明，应该得一座最佳比喻奖。试想回家是一件何等窝心的事？小孩子在外边再玩再闹，再无法无天，一旦凯旋，心里想着倚闾而望的母亲，和足可以保护他的父亲，简直整个童心都温暖起来。到了长大成人，家更成了一个堡垒，有美丽贤慧妻子的人不用说啦，回家等于老鼠

跳进牛奶缸。纵是普普通通的家庭，太太的安慰，孩子的依偎，也是人间至乐之境，而这种至乐之境，竟然和死相提并论，谁说中国文字不活泼乎？

但我们可以发现一点，再大的勇气，似乎只能办到“视死如归”，柏杨先生常想，一个人如果能“视病如归”，那才教人刮目相待。多少英雄好汉，或为了理想事业，或为了勃然震怒，死了算啦，死了等于回家。可是却没有听说过有谁不在乎得“砍杀尔”的，盖病有时候比死还要麻烦。想当年楚霸王项羽先生，打了败仗，逃到乌江，自己拔剑抹自己的脖子，那时如果有人劝他不要自杀，弄点啥细菌服之，大病一场也可，他准不干。不过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既有项羽先生这样的人希望去死，当然也有和项羽先生相反的那样的人，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宁可大病特病。

死和病有很大的不同，凡是死，其现象都是一律的焉，伸腿瞪眼，是非恩怨，一笔勾销。而病则不然，像是一条小溪，细水长流，慢慢光临，或一直光临到完蛋，或一直光临到痊愈，无论是哪一个终结，其中都不断含着希望。人类只能死一次，但却可以病一百次一千次，所以人们都有病的经验，却没有死的经验，病的感受人人皆知，死的感受是啥，尤其是死后的光景是啥，恐怕谁都弄不清。所以我们可以说害病是一种艺术，张飞先生是典型的直肠子，一听见病便吓了一跳，可见他和病无缘。据经常害病的朋友说，害病有害病的享受，富病人有富病人的享受，穷病人有穷病人的享受。这是最最标准的现实主义，盖病既赶不走，便不如逆来顺受，自己给自己找点哲学根据。

对于害病的态度，有两种焉，君没有看过《红楼梦》上的

晴雯小姐乎？她害的好像是伤寒之类的重病，如果要细细地医之养之，至少也得三两个月，才能复元；可是她不但定不下心，反而暴跳如雷，大骂医生混蛋，要不是医生混蛋，早健康如初矣。上月柏杨先生及夫人，去探望女作家张雪茵女士的病，她也是大急特急，认为医学这么发达，特效药这么多，而仍不能早占勿药，岂不是前途茫茫乎。我们家乡有句俗话说曰：“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病来时，容易之极，说发烧就发烧，说脑充血就脑充血——绝不会今天充一点，明天再充一点，慢慢儿充死为止，而是要充就充一下子叫你嘴歪眼斜，不可开交。但当病去时，好像在十吨棉纱上捉住一根线头，徐徐拉下，不要说拉一天两天，便是拉十天八天，也看不出有啥名堂。不过凡是在医治中的病痛，大体上说，不见加重，便是减轻，十吨棉纱堆起来虽如小山，但只要抽它，总有一天把它抽得净光也。

凡属性急的病朋友，准是医院里新开户头，十年二十年不知道医院的门是朝东还是朝西，健康情形一旦遇到了绊马索，绊了个嘴啃地，躺床不起，除了着急一命呜呼外，还着急善后种种，像银行里一连串到期的支票焉，科长大人或局长大人会不会打官腔焉，放在抽屉里的那件退税案二百万元本票怎么才能脱手焉，以及偏偏赶不上道德重整会和朝圣团去美国嫁人焉，种种件件，乱箭钻心，怎不教人像伍子胥先生过昭关一样，急得白了头哉。不过一个人一旦害病害得不慌不忙，炉火纯青，不用多问，他定是一个老枪，对身上零件的损毁，毫不在意，而且因资格太老之故，还颇懂几手。圣人不云乎：“久病气死名医。”盖他这个老枪，对他身体各部门摸得透熟，只要一闻到自己的屁味，立刻就知道啥地方

出纰漏，买得乱七八糟的膏散丸水，吞下尊肚，居然药到病除；有时候其不合理和其灵光，能把领有合格执照的医生老爷活活气死。这一类的人似乎多不胜数，即以柏杨先生为例，我自幼身体不佳，大病大到差一点就摆驾升天，小病小到咳嗽流泪，统统当仁不让，都照害过无误。因之对医药颇有点学问，不但自医，而且医人。前些时和一位洋人闲聊，我正在鼓吹“台湾各种进步”，他忽然大打喷嚏，我就问曰：“阁下双目湿润，鼻孔不通，是感冒乎？”他曰：“可能是，我马上就去看一下我的医生。”我曰：“何必看医生？吃三粒 APC 准好。”他大吃一惊，连忙掏出小本记之。我又曰：“还有一种感冒特效药，有一元一粒的，有六元一粒的，你们洋大人有的是钱，吃六元一粒的，九块钱下肚，包管病愈。”他更是吃惊，又在小本上记之。洋大人最大的缺点是人人都有特约而固定的医生，一点狗屁毛病都要去诊断一番，唯医之命是从。而大多数中国同胞，包括柏杨先生在内，都是自诊自断，自医自痊也。

四大类

070339

人有时候在经济力不太悲观时，弄点小病害害，也颇是一种享受，柏杨先生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某懒媳妇天天去庙里祷告曰：“不要大病，只要头痛发热。酸辣蛋汤，喝上十天半月。”她的婆婆看她老是往庙里跑，心中大疑，正躲在大佛像肚子里偷听，乃代神仙答之曰：“不病则已，要病大病，医药无效，送掉老命。”懒媳妇一听，吓得磕头如捣蒜。我想该懒媳真真是有修养得很，深懂生活情趣。总是健康如牛，日夜不停地奔波苦干，永不会了解人生的真义。而且说实在的，有些人一辈子都不害病，人人都说他有福，他自己也蠢蠢然自以为果然有福，我就硬是看不出他有啥福，真正有福的人应该是那些不愁吃不愁穿，不愁钱不愁死，而经常害点小病的家伙，该项小病正是那懒媳妇所盼的，只不过头稍微痛一点，体温稍微高一点。如果不害则已，要害就勇猛地害起“砍杀尔”，便全局皆非矣。害了小病之后，可以义正词严地啥地方都不去，高卧隆中。平常日子，堂堂大丈夫，在娇妻面前，都保持英雄本色。我有一位好朋友，有一天太太在厨